

游记

景美洞奇酒埠江

贺为民

一个周末，帆妹和她先生从长沙驱车来株洲，邀我一起去攸县酒埠江风景区游览。车过醴陵，天空开始阴暗，落起了零星小雨。行至酒埠江，雨越下越大，整个景区笼罩在灰蒙蒙的雨雾中，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

趁着外面下雨，我们首先参观了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这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博物馆及配套设施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馆内通过各种图片和先进技术手段，对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的介绍。公园以溶洞、地下河、天坑、峡谷、天生桥、瀑布、湖泊、古生物化石等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辅以丰富的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集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于一体。漫步博物馆内，使人身临其境，在这里，我们观赏了天然的湿地、神奇的矿物、多样的动植物；领略了岩溶的神秘、洞穴的奇观、地心的变幻；了解到岩溶地貌的由来和发育过程、中国乃至世界岩溶的分布状态。

参观完地质博物馆，雨突然停了。我们乘坐景区观光车来到酒埠江湖码头，开始游览湖景。

雨后的酒埠江，像一位刚刚沐浴过的仙女躺在酒埠江风景区的环抱，尽显婀娜多姿。周围乔木灌木青翠欲滴，漫山遍野山花烂漫，红的杜鹃花，白的野蔷薇，还有那黄的紫的不知名的山花，争相斗艳，姹紫嫣红。鸟儿在湖岸的树梢头欢唱，白鹭在湖面上空盘旋。

站在游船舷边观景，时有青、红、银色的鱼儿结伴游过，见那摇头晃尾、恬然自在地游姿，使人忍不住想要投身其中、游戏其间。春风从湖心岛上拂面而至，送来浓郁醉人的芳香，和着氤氲的水雾，让人陶然欲醉。船至湖心岛，我们换乘一游艇穿梭于湖面远

眺，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只见湖岸群山巍峨，层峦叠嶂，树林葱茏，浓淡相宜。雨后游湖，碧水云天，春风轻吻，山岚缭绕，偶有清凉水珠拂面，别有一番韵味，似置身于一幅青绿山水画之中，使人心旷神怡！

游过湖，游船把我们送到攸女仙境。景点位于酒埠湖畔的双子坳半岛，与外婆坳码头隔湖相望，是酒埠江风景区的重要景点之一，含“四园一寨一塔”。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共存，相得益彰，有人间仙境的感觉。那亭水相映的攸女阁、攸女雕像和双子塔，就来当地民间“寒婆育子”和“双子报恩”的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我们在攸女阁瞻仰攸女塑像、倾听古今传奇；在乡酒园探询酿造工艺、品尝醇香米酒；在豆腐园了解豆腐文化、品尝攸县香干；在民俗园参与民俗活动、感受民间愉悦。可惜时间有些仓促，不然还可闲坐湖畔悠然垂钓，登双子塔饱览胜景。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白龙洞游览。这是酒埠江风景区的一处独特的溶洞景观。刚进入白龙洞，左前方的洞壁上方，一条逼真欲飞的白龙朝我们迎面而来。据导游说，这是由富含碳酸钙的岩溶水沿洞顶裂隙流淌蒸发凝固而成。白龙、石钟音乐、古鹿骨化石、地下古河床砾石堆积层，是白龙洞的四大奇观。

洞内宽大幽深，游走其间，三步一景，五步一阁，各类景观，造型奇特，千姿百态。显露于洞穴的钟乳石，状如石柱、石笋、石瀑、石幔、石奶、石花、石葡萄、石珊瑚……形态各异，玲珑满目，美不胜收。尤其是那深藏于洞内的擎天柱，高达29米，被誉为“神州第一柱”。更有那洞中飞瀑，似从天而泻，在潭中溅起片片雾花，如梦如烟，让人叹为观止。难怪有岩溶专家赞誉白龙洞“景赛黄龙洞，奇胜芦笛岩”。

从白龙洞出来，我们穿过沿山而建的景区 roadway，

漫步观赏仙人桥风光，然后步入桃花谷游览。这里既是酒埠江风景区的自然生态谷，也是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古河道，全长2000余米。谷内环境清幽，植被茂盛、溪流清澈、碧潭飞瀑，各种奇禽异兽、珍稀植物、名贵药材随处可见。沿古河道拾级而上，只见小桥、流水、人家、幽谷、曲径、山花。河道两侧古木参天、竹林青翠，山岭樱桃、杜鹃漫山红遍。行走间，可见小兽窜逃、蝴蝶翩跹，时间溪流欢唱、鸟语花香。漫步至河道顶端，忽感细雨纷飞，抬头一望，原是一条珍珠瀑从几十米高的山顶倾泻而下，飘落的水花飞溅于身，沁人心脾。落于潭池的瀑布则溅起阵阵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幻影成一座座弧形彩虹，其景美不胜收，使人飘飘欲仙。

用汗水浇灌的青春

黄建林

往事

从株洲教育学院进修回来，我被调到炎陵河西中学任教。暑假快结束了，我揣着调令找到河西中学的校长报到，校长看到又是一个中文专科的老师调进来，不高兴地咕咚了一声：“我们语文老师都有多了。”我听了，心里不禁咕咚响了一下。这年我22岁，担任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一个班的班主任的工作。

两个学年当中，我和班上46个学生打成一片。每天，他们出早操，我也陪着他们在操场跑步、做操，他们上早自习，我和他们一起进教室，每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的早自习，我和他们一起诵读语文课文；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的早自习，我看到寄宿生和附近的通学生都进了教室，就把教室让出给英语老师做辅导。遇到哪一天有学生没有按时进教室，我便询问他们同寝室的同学，然后到他们的寝室里去，询问那个卧在被窝里的学生，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起不来？然后背着他和她到医院去看医生。有一天半夜，一个女生跑到教室里面我的宿舍，敲开我的房门，心急火燎地说，某某同学肚子疼得直叫唤。我二话没说，套上一件外衣，便跑到女生宿舍去。小女生们背不起那女生，我便抱着她，一路小跑奔往医院……

遇到农忙的时节，我和班上的同学约定，谁的劳力不足，前田、收割稻谷没有人手，我们便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帮忙。即使到了暑假，双抢的时候，我也和班上的同学一道，到缺少劳力的同学家里去帮忙。这样一来，我们这个班，慢慢地就像一个大家庭了，大家有困难便互相帮忙，大家做功课便互相帮助。到初中三年级毕业中考的时候，我们班终于由初一时的倒数第一（4个平行班），一跃而成为成绩最好的班，我自己教的语文课，也从初一时班平均分成绩相差14分，而高出原来的第一名0.3分，有两个同学还顺利地考进了中等专业学校。

到第三学年，学校便把我安排做语文学科的教研组长。虽然不再担任班主任了，我却仍然担任了两个教学班的语文课。一年之后，学校教导主任退休，学校便推荐我接任了教导主任的主任。

那时候，教导处不仅要管学校的教学工作 and 教学安排，还要管理学生的生活和纪律，教导处仅仅配置了一名管理学生纪律的教导员。我虽然在教导处做事，但是，一个班的语文教学，我仍然坚持任教。这样一来，暑假当中，我便开始和校

长一起做初一新生的招生工作，然后着手新生分班，调配科任老师和班主任，安排全校老师的课程表，自己还要到总务处去领取新课本，开始备课和熟悉所教班级的学生情况，事情多得连吃饭都赶不上时间。

开学上课了，一切都步入了正轨。按理说，教导处的工作应该有所轻松了。但是，一个有12个教学班的初级中学，每个年级有4个平行班，乡镇中学的寄宿生占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强，早晚自习和学生的生活秩序，就成为教导处的主要工作了。

尽管每个班有班主任管着学生，全校还有一个教导员管理着学生的秩序，但是，作为教导主任，不可能把学生管理丢下不管。20世纪90年代，乡村的孩子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思潮的波动变得非常混杂，一些“孩子王”学着社会上那些小混混的模样，偷鸡摸狗、敲诈勒索样样都干，这就给学校的学生管理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加上当时某些手抄本的流行，教导处的事情就复杂得像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这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小家安在河西医院里。每天清早，学校的起床铃还没有响，我便来到学校。学生起床之后，我便和教导员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去检查学生的起床情况和搜查学生枕席下的手抄本。每天夜里10时寄宿生就寝了，我还得和教导员一起，把每个学生寝室巡查一遍，听到哪个寝室里有轻微的声音，就要发声制止他们。一直到所有的学生寝室真正静寂无声，响声起伏了，我们才离开学校，而学校的大门，因为要防止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混夜混夜混学，很早就关门落锁了，我只好翻越围墙回到医院的小家里去。就这样，每天清晨5时许进入学校，夜晚近11时以后离开学校，我那小家几乎就变成了我白天吃饭、夜晚住宿的“伙铺”（饭店）。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坚持不改。

一晃4年过去了，我的辛苦和坚持不懈，不仅换回了学校的大平安，也把自己“辛苦”到了另外一所乡办中学的校长岗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在我最青春的时期，在我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在全县一千多名中小学教师当中，我出乎自己意料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名拔尖分子。

带着这样的一种青春热情和工作劲头，我后来又任中学校长“辛苦”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青春的价值是奋斗出来的，青春的美丽是汗水浇灌出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

爷爷的蜂蜜

文诵惟

初春的一天，艳阳高照，拉开窗帘打开窗，听到蜜蜂在“嗡嗡”地飞。爷爷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餐后就到院子里照料他的宝贝——蜜蜂。过了一会，爷爷唤我下楼吃蜂蜜。

他端着一页蜂巢框，叫我尝一尝蜂蜜蜜。我有些懵，虽然知道有这样的吃法，但从未体验过。我充满好奇，接过蜂巢框，举起勺子小心翼翼地蜂巢边沿向里舀，里面浓郁的熟蜜随之溢出，我连蜜带巢舀起一勺送入口中，沁甜的巢蜜入口即化。咀嚼蜂蜜中的蜂蜡，像是嚼着花香口味的口香糖。我忍不住又吃了一大勺，那一刻感受到了愉悦和满足。

与此同时，一只蜜蜂飞了过来，停在我舀开的巢蜜旁开始吸食。我疑惑地看向爷爷。爷爷说，蜜蜂也要靠蜂蜜来补充能量，冬天蜜源少，加之雨水多，蜜蜂因不能出去采蜜制造新蜜，就靠这些存蜜过冬。听到这，我不忍放下勺子，心想不能抢它们的口粮了，应该给它们多留点食物，好让它们继续生存和繁衍。

爷爷说，“一斤蜂蜜一斤茶油”是旧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物物交换的规矩。1964年，爷爷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家乡的村办小学当语文老师。1966年，一名学生的家长被要求写检讨书，因不识字，只得找我爷爷帮忙。为表达谢意，他送了一桶蜂蜜给我爷爷。遗憾的是，因为我爷爷没养过蜂，加上精力有限，那桶蜂蜜没养得住，最终飞跑了。

集体经济时代，每天出工忙一整天赚10个工分得5角钱，家里好几口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爷爷养蜂的初衷是想用蜂蜜去换取茶油或其他物资，缓解一下家里的拮据状况。爷爷发出很多微妙的“链接”，土地、人情、环境、时代……进而感受着所有生命的鲜活。

水，去几公里外的山沟里找压制蜂巢脾模具的师傅，现场熔蜡压制巢脾，做好后连夜赶回家。自此开始了“低配”的业余养蜂生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养蜂技术的进步，蜂箱也得以更新换代，爷爷做了一批矩形蜂箱，还拥有了自己的巢脾模具和自制的手摇木蜜桶。他钻研养蜂技术和照料蜜蜂的时间渐渐多了，家里也开始有少量的蜂蜜产出，生活水平慢慢得到改善。

近些年，儿孙都长大了，爷爷在房前屋后摆放了十多个蜂箱。因为养蜂，他一年四季都很忙。他尝试着养过不同的蜂种，最后专注于中蜂。他还把养蜂的经验总结成“春繁、夏收、秋繁、冬保”。

时至今日，好的土蜂蜜和山茶油的价格依旧持平。生活富足起来，爷爷再也不用蜂蜜换过茶油等物资，出产的蜂蜜主要是给家人食用或是赠予亲朋。每次回到老家，爷爷都会泡一杯蜂蜜水给我润润口。他常说，蜂蜜营养丰富，可以美容养颜，长期食用还能防癌。因为时常有爷爷提供的蜂蜜，我和爸妈都养成了每天早起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我到外地出差时，也会带上一小瓶蜂蜜，里面有爷爷和蜜蜂的辛勤劳动成果。

陆陆续续养了几十年蜜蜂，爷爷已成为村里资深的业余养蜂人。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聆听爷爷讲他的养蜂故事。从他的讲述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杯蜂蜜今非昔比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小小的蜜蜂肃然起敬，然后延伸开来，生发出很多微妙的“链接”，土地、人情、环境、时代……进而感受着所有生命的鲜活。

情怀

曾立力

小小说

周胖子和吴细，一对老冤家。两人住同一个单元同一层楼，周胖子住301，吴细住302，对门对户。楼道里狭路相逢，你剜我一眼，我剜你一眼。眼睛别人，不伤皮肉，却如尖刀，直刺人心。

偶尔有人问及，何苦呢？两人摇头，互相指责，嗤之以鼻。甩锅对方，啥人？没情！周胖子长得牛高马大，说话粗喉咙大嗓门儿，一根肠子撑到底，直来直去，也不管你受不受到了。吴细瘦精精的细身板，说话细声细气，心也细，就是两只蚊子从眼前飞过，立马能分出公母来。

按理这两人怎么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可偏偏却在同一个部门搭挡共事。吴细为正，主持全盘工作，周胖子为副，协助吴细工作。这部门太重要了！相互间有个制约，可能更稳妥。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早些年两人差点成儿女亲家。周家是独子，吴家是独女，从小一块长大，感情很好。谈婚论嫁时，周胖子说，吴家闺女太小，担心身材小巧生不了孩子。吴细也说女儿还小，小男方好几岁，太吃亏。两个小辈自知难以逾越这两道沟。好在年轻人可选择的机会多，早已另择佳偶，成家另过。爱情不在了，友情还在，他俩仍是好朋友。

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若不是为件小事磨磨，两人或许不会翻脸。那天吴细外出，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周胖子作主将办公室里的废书废纸统统清了个遍。卖掉后，给每人弄了个保温杯。

等到吴细回来一看，脸色由晴转阴，当众冲周胖子嘟哝，想做好收买人心，哪天都可以啊。有必要趁我不在蝇营狗苟吗？周胖子听了想起吴细前阵说过的，作恶得罪人都是我吴主任的事，做好是周副主任，我们周副主任就是好好先生。当时没顶他，现在再不顶他以自己为好，当即反唇相讥道，不是我做他，是我一手遮天！

这些年两人心窝里窝着火，一来二往地便吵开了，愈发凶，像两只斗红了眼的鸡公，拉也拉不开。后来两人拿各自的保温杯撒气，当场给砸得粉碎。正值下班时，围观来一大帮人看热闹。

这还得了！这是什么地方？办公室，不是泼妇骂街的自由市场。影响极坏，为严肃纪律，上面一狠心，直接把两人给撸了。

被撸了的周胖子逢人便说，我这属于正常死亡，吴细是非正常死亡。跟老子斗？有啥好下场？周胖子已到退休年龄，正好退休。吴细未到，还得干两年。话传到吴细耳里，气得滴血，这冤家算是结下了。

过了两年，吴细也退休了。周胖子退休后种了好多菜，天天要去菜地转转，吴细迷上了打羽毛球，两人早晚难免不在楼道里相遇，于是便有了先前的那一幕。

庚子年，疫情来了。别看周胖子那么大个人，心里却害怕得要死。先是惊恐，后是焦躁不安，接下来是一天天地看电视，看疫情，看时事报道，从朝闻天下看到晚间新闻。自嘲道，这辈子怕是没看过这么多电视。哪儿也去不了，好在冬季的菜不用怎么侍候。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近在咫尺一墙之隔的吴细，这老冤家在干甚呢？

这天周胖子去地里摘菜，淋了点雨，年岁不饶人，回到家便感冒了。吃了两天药也不见好，又不敢去医院，急得夫人围着团团转，只好打电话给儿子。儿子正在外地值勤，一时半会回不了。就是回来了，又能咋样？他又不是医生。

最后是吴家闺女来家里吊了两天点滴，方才痊愈。吴家闺女是医生，走时还留下一大包口罩，惹得夫人黏在周胖子身边老唠叨，你看看人家闺女多有情怀！哪像你这老骡驴，看你怎么还人家的情？

自此，周胖子每天戴好口罩去菜地摘菜，都要给吴家捎上一把，悄悄地塞在对门的门框下。疫情期间，新鲜蔬菜很难买到。过了些日子，吴细家里的也发话了，看你撑，撑到什么时候去。天天看电视白看了？未必还记恨人家一辈子？有意思吗？这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要不然我打个电话去，说声谢谢就咋呢？

吴细犹犹豫豫。夫人又说，你当过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这点觉悟总是有的吧。姿态放高点，主动要求添加他为朋友，他难道不加倍？

这么多年，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微信联系。两人加上后，我微信你，你微我，微得尽欢，日子自然也就好过多了。原来他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聊过去的人和事，聊国际形势，聊反腐，聊武汉……海阔天空，聊个不停。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战疫情。

聊着聊着，看着电视里那么多有情怀的人和事，两人热泪盈眶，老小孩似的痛哭流涕，感动得一塌糊涂。两人的夫人虽非闺蜜，却从未失联，私下笑说，这两老家伙变了，变得关心人了，算不算情怀？周胖子和吴细商量在小区里干桩好事，这不是情怀又是什么？两人到底要干啥呢？等着瞧，俺不告诉你！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神农风

思归

朱龙才

琼州春月泛晴光，携手林泉欲尽殇。
还恋莺啼声色好，何时方可到潇湘？

诗二首

林晚同

走进湖口祝湖旧址

这里没有什么纪念馆
也没有什么展览大厅
看不到飘扬腾飞的旗帜
一块不显眼的牌子
耸立在荒芜的菜地里
安静而又孤独的模样
向世人诉说一个伟大的典故

那块花开烂漫的菜地里
感到到残垣上斑斑的印迹
仿佛回到烽火燎原的岁月
一个洪亮的韶山口音
激发了革命热情
拨正了革命航向
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

一个不想炫耀的牌子
守望着赴汤蹈火的身影
用一把斧头和镰刀
万男儿满血沙场
铸就中华民族的脊梁
铭记昔日摇曳的风云
书写了茶陵牛的精神

站在绿油油的稻田边
回荡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年月
不能忘怀用生命捍卫的信仰
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
用草鞋踏出的印记
铸造共和国的辉煌

不羡慕人烟繁荣的庙宇
只愿静守自己的一片热土
目睹从这里走出的英灵
静静的封存着红色的记忆
不带一丝张扬
有一个永不褪色的灵魂
感受着力挽狂澜的真谛

两过初夏

无边的春潮
裹着花草树木的芬芳
携着田园山水的灵秀
在人们的梦境中翻滚
虽然夜半湿了杏花
顽皮的风推开窗子
把娃声送进屋内
将梦中人残留的诗情画意
涤洗得干干净净
温情葱蒨的雨
悄悄唤出一街花伞
渲染出一幅长裙秀发
为老街丰满了枯瘦的目光